

非常时期

冯积岐 / 著

这是一部关于背叛与被背叛、情欲与伦理、罪恶与忏悔的小说。描写了发生在「非典」时期陕西农村的一段骚乱。瘟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和心灵上的疫情。

非常时期

冯积岐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时期 / 冯积岐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39-5542-6

I. ①非…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1898号

非常时期

著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顾 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542-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1

云朵从倒垂的柳条间看过去，她的目光中是伫立不动的小麦、是和煦的阳光、是恰到好处的暖意、是恬静的氛围——这静谧把她带到了十六年前的那个傍晚——

长途客运车一爬上虢镇原，云朵就迫不及待地将目光伸到了车窗外边，她似乎不是在看，而是用眼睛在呼吸——把一路上的污浊和不愉快呼出去，把平原上的清爽和舒坦吸进来。到了，终于到陕西了。这一路上，她和女儿荞花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都怪这“瘟疫”，把她们母女俩害苦了。云朵记不清，她们被拦住了多少次，被查了多少次体温。在虢镇火车站下了车，一看见那些戴红袖章的或者穿白大褂的，云朵就解上衣的纽扣，就抬胳膊，准备将体温计夹在腋下……她的动作机械得像似被机器切割出来的。在安徽境内，她们还没有上火车就被拦住了。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女人查了她和荞花的体温之后，一句话不说，朝旁边的两个男青年挥挥手，母女俩被带走了，带到了一间低矮而昏暗的房间。不一会儿，又有人进来查体温了。云朵说，在车站查过了，咋又查？查体温的女人一声不吭，从她戴口罩的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她只是眨了眨睫毛，目光中的冷漠显而易见。荞花呐喊：我们是去陕西走亲戚的，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干啥呀？荞花拒绝查体温。那女人不再眨动睫毛，她的眼睛睁了睁，仿佛用眼

睛在说话：现在是“非典”时期，你不知道吗？疑似“瘟疫”病人不能走。女人的话语经过口罩的过滤绵软了许多，干净了许多。可是，口气的严厉还是从双眼中透出来了。荞花还是说，我不查，我不查。那女人伸出一根手指头在荞花的肚子上一戳，荞花触了电一般跳起来了，再一戳，荞花再次跳起来，她锐声呐喊：我查！我查！她的喊叫好像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玻璃碴。荞花只好乖乖地配合人家查体温。女人把体温计朝荞花腋下一夹，荞花就忍不住发笑，仿佛挠痒痒。女人扫了荞花一眼：毛病！真是有病了。就在这间房子里，云朵和荞花被关了二十二个小时之后才让她们上了火车。本来是两天半的路程，走了四天半，还没有到达凤山县的窑沟镇。

云朵的目光被车窗外的景致紧紧地勾住了，一大片一大片葱绿葱绿的小麦已经准备抽穗了，放眼望去，仿佛用剪刀剪出来的。绿得很整齐绿得很饱满的大平原好像一个小伙子在呐喊，把憋了一个冬天的绿色放肆地喊出来。湛蓝的天空映照着生气勃勃的平原，把生气勃勃灌进了车厢。离开这块土地十六年了，云朵第一次觉得平原是这么宽阔博大，这么舒服动人——她激动得站起来了，站在过道上，凝视着平原，像怀春的少女直面自己的内心一样。她一抬眼，那浓密发亮的头发似的柳丝儿扑进了她的眼帘，柳丝儿柔软得像情人怀中的女孩儿；它摆动的幅度并不大，也没有规律，似乎是在调戏着春风。云朵知道，车子已经驶进了凤山县境内。十六年前，她离开凤山县的时候，这些柳树刚栽进地里不久。她记得，三月十二日那天，全县人到这条省道两旁来栽树，村支书金斗带了四个人，一个是她的丈夫周成，一个是村干部牟天太，另外两个是牟大龙和牟明科。现在，柳树已经像伞一样给路面铺上了厚厚的阴凉。人呢？当年栽树的人呢——毕竟十六年

了，恐怕见了面一时间也相互认不出来了。

云朵用手推了推她旁边的荞花。荞花正在用手机发短信。

柳树。你看，柳树。云朵说。

柳树，我认识。荞花头也没抬。

我是说，不知道哪一棵是你爸栽的。云朵认真地说。

你还能记得这？荞花对她的这个想法不可理解。

云朵没再说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边。客运车把一棵又一棵的柳树向后推去了。十六年的时光就像柳树一样被堆在了身后。

当你无情地离开周成的时候，当你决然地走出大弯村走出凤山县的时候，当你偎依在另一个男人身边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到周成呢？人对一棵树都有感情的，人对人就这么绝情？你不是说过，周成哥，你真好，我一辈子爱着你吗？一辈子是多长时间？人对人的背叛像喝凉水一样容易？像许多贪欢的女人一样，男人对你来说，只是一种需要。你不需要周成了，就冷酷地离开了他。你觉得江涛能把你弄舒服，你就以为江涛是爱你的。那时候，你没有想到十六年以后，连十六个月以后你会怎么样也不想。你的目光短得可怜。不是感情本身很脆弱，像冬天的落叶一样脆弱，是你没有守住感情。是你心中就没有感情。还谈什么感情？你的良心呢？当时，你就没有想，你离开周成后，周成会怎么样。你的心比石头还硬。对你来说，话语还没有柳叶儿重，风一吹，就摆动，就飘走了。周成把你的话却当真了。周成说，你真是脑子进水了。你有病。你说不，我没有病，我没有患上瘟疫，没有患上瘟疫，你们再查一查。车到合肥市，云朵被查出来体温偏高。她有些吃惊——她怎么会感染上“瘟疫”呢？她被带下车，在火车站，她被“观察”了半天，查了好几次体温，确认她不是“瘟疫”患者之后，

她第二次上了车，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一路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谁叫你偏偏地赶上“非典”呢？也许，这就是惩罚。十六年以后，你才相信，上苍终究会惩罚人的。当你做每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的时候，上苍睁大眼睛在看着你；你的恶行，上苍记录在案。十六年以后，你才相信，背叛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要说爱情了，你对周成连一点感激之情也没有。你够狠的。你太冷漠无情了。你害怕了，你害怕惩罚，更害怕自己。你在问你自己：周成能原谅我吗？

云朵似乎看见柳枝儿在飘动。其实，这会儿，风歇了，路边的两排柳树静默而谦恭。她似乎听见柳树在轻言细语，平原在低声交谈。有两只鸟儿，从树的枝丫间弹上了天空，很自在的样子。云朵从倒垂的柳条间看过去，她的目光中是伫立不动的小麦，是和煦的阳光，是恰到好处的暖意，是恬静的氛围——这静谧把她带到了十六年前的那个傍晚——

车到塬上的时候，即将落山的太阳胖胖的，又红又大。平原染上了一片红色——树木是红的，庄稼是红的，连空气也发红。接着，那红色在变淡，变成淡红、灰红，直到被蓝天全部掠夺——傍晚的天空有点深沉。太阳被大平原接走之后那短暂的明亮使她心动、心悸；平原上安静得使她心颤。云朵紧紧地依偎着江涛。她怀里的荞花正在熟睡之中。她不敢将目光伸向车窗外——从路上走过去的每一个男人都好像是周成。这个时候，周成还没有把牛赶回来，还在坡地里看着牛吃草。他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女人已经被一个叫做江涛的男人拐跑了，跑到了塬上。他会像往常一样进了院畔，云朵云朵地喊我几声吗？会的。他先喊我，然后去拴牛。拴好牛以后，他又会云朵云朵地叫着我的名字走进窑洞的。雍山越走越远，大弯村越走越远；平原越来越开阔，

云朵的心越来越狭窄。不是她突然间想起了周成，而是周成突然间跃入了她的脑海：你就这么走了吗？你永远不回凤山了吗？是的，她对周成说，她对平原说，她对未来说——她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来不及想。她只想和江涛私奔。江涛问她：你想啥哩？云朵。她说，想你哩。江涛说，我在你跟前哩。云朵说，我看见你飞了。她一抬眼：果然有一只鸟儿从树上飞走了。她没有想到回来。没有想到，十六年后还会回到凤山县。她还是回来了。其实，人的一生历经的许多事都在没有想到之中，都是不可算计的。

县大门扑面而来。云朵老远看见，高大的县大门的上端的两只凤凰展翅飞翔，这两只凤凰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显得精瘦、呆板，只见骨骼，不见血肉。“凤山县”三个红色大字仿佛被两只凤凰衔在嘴里啄，啄，直至啄碎为止。美丽的凤凰在云朵的眼里变样了。

一进县大门，长途客运车放慢了速度。荞花不再玩弄手机了。荞花的目光有点惊诧。荞花给云朵摆了一眼，云朵跟随着荞花的目光把眼睛伸向车窗外：街道上的行人都捂着一个白色的大口罩，老远看，乌黑的头发下面的那张脸仿佛开了一个窗口，显得空空洞洞的。大口罩越来越多。死板的大口罩遮住了一张张本该生动的脸庞——人的表情如同山那边的风景一样不可企及。口罩在挪动、在飘浮。呆板的口罩把白色的冷调子汇集在了一起。这白色，和街道上的绿树红花难以协调。晃来晃去的白色把生机盎然的春天简单化了。看着车窗外的“白脸”，云朵心中有点惊恐不安。

车到汽车站，旅客还没有下车，就有人上来查体温了。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体温还没有查完。云朵和荞花下了车，有一个中年男人对她们说，上这辆车，跟我们走。中年男人指了指西边那辆救护车。

云朵问：去哪达？中年男人说，去医院观察。荞花说，我们不是“瘟疫”病人。中年男人说，你说不是就不是？疑似，知道吗？云朵和荞花母女俩被“疑似”了。疑似，不过是怀疑。其实，被“疑似”是对云朵和荞花的负责，也是对大家的负责。可是，一旦被怀疑就麻烦了，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时候，被怀疑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右派、阶级敌人一样，失去了信任。云朵和荞花失去的是健康信任。

云朵和荞花被带进一个房间。房间的四面墙壁上只有一扇窗户，窗户上蒙着窗帘。房间里光线昏暗。云朵和荞花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孩儿进来查体温。那一身白衣服和捂在嘴上的白口罩给房间里带来了一丝亮光。女孩儿的动作是单调的，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一双眼睛漠然而麻木。量毕体温，云朵问那护士：我发烧吗？护士说有点。云朵说，是“瘟疫”病人吗？护士说，我不是医生。云朵说，什么时候叫我们出去？护士说，不知道。不一会儿，护士领她们出去吃饭。云朵出了病房，她一看，医院里的人个个脚步匆忙，谁也不开口说话，假如有人问话，他们只是挤一挤眼或摆一摆手，看起来跟木偶似的。云朵倒很坦然，反正已经到了凤山县，县城距离大弯村也就六十多里路，今天到大弯村和明天到大弯村是一样的；况且，这里有吃有住，看他们把她和荞花还能关多久？云朵和荞花吃毕饭，刚躺下，又有护士进来查体温了。进来的这个护士又粗又壮，三十三四岁的样子，屁股很大。云朵问大屁股护士，啥时候放她们走？大屁股说，不知道。荞花问大屁股：你们凭啥要把我们关起来？我们是犯人吗？你们怎么想逮人就逮人？我们犯了啥罪？大屁股说，不是逮你们，是隔离。荞花说，这和关起来有啥两样？你们还讲理不讲理？大屁股说，这事还讲啥理？没有理可讲。关了就关了，你能咋样？荞

花说，你看我能咋样。她说着，就向外冲。大屁股拦腰搂住了她。荞花的双脚乱踢。嘴里喊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大屁股紧紧地抱住荞花不放。荞花双手在空中乱抓乱舞。云朵说，荞花，不要闹了。看他们把我们能关到啥时候去？反正已到了凤山县了。大屁股抱起荞花，把她摺在了床上。荞花翻身刚坐起来，大屁股伸手轻轻地一推，荞花就被推倒在床上了。荞花没再起来，她趴在床上放声笑了。大屁股问她：你笑啥？荞花说，笑你哩。荞花又笑了。大屁股扑过来，一只手从荞花的裤腰伸下去捏弄——荞花果然笑得更狂了、更惨了。大屁股说，叫你笑，叫你笑，叫你笑个够。荞花的笑声戛然而止了。荞花不只是感觉到了放在她的阴部的女人的那只手，她感觉到的是窘迫、尴尬、折磨和被羞辱——如果是男人的一只手，也许还有点刺激的。同性的触摸，尤其在阴部，使她受不了——说痒不是痒，说痛不是痛，那种感觉好像是把辣子和蜂蜜同时吞咽了下去。当野蛮变成戏谑之后，野蛮就变得不阴不阳不三不四了。荞花眼泪下来了。大屁股取出了手。大屁股出去后，从外面把门锁上了。荞花坐在床上，看着窗户。亮光正在从窗帘上消逝。

云朵睡了一觉起来，房间里漆黑一团。黑夜沉重地压在了她的身上，她觉得胸有点闷，就坐起来，坐在了床上。突然，门被打开了，进来了一个护士，她开了灯，什么也没说，用目光在房间里溜了一遍。护士的不言不语和轻手轻脚使房间的气氛变得有点诡秘，她出去了，那耀眼的白色久久不散，像一团白雾塞在房间里。云朵恍然觉得那白色在摇曳着，白素素的，仿佛一丛丛洋槐花。洋槐花甜不甜？周成问她。她说，甜。周成说，我给咱采些洋槐花，做洋槐花麦饭。她说，你去吧，我等你。她等的不是周成，是江涛。她也不知道怎么被江涛

迷住的。牟天太好像看出了她和江涛之间的暧昧。牟天太是她的舅舅。她听见舅舅给江涛说，坡里的花多得是，有些能采，有些是不能采的。江涛理屈似的说我知道。可是，江涛采了不说，江涛还要独占。那时候，你就没有看得出，江涛在骗你。其实，江涛不只是用甜言蜜语哄她。江涛太厉害了，他能把她的身体安顿好，他比周成能干好多倍好多倍，他给予她的舒服像酒一样灌醉了她，使她迷糊了，她把自己拿捏不住了。

云朵需要的是感觉，是和江涛在一起时的感觉。上了炕，江涛的手一摸她，江涛的臂膀一抱她，江涛的身体上的任何部位一接触到她，她的全身就麻酥酥的，身体上的毛孔张开了，渴望他赶快进入到她的里面去。那种要死要活的感觉像绳子一样牢牢地死死地捆住了她。和周成在一起，她没有这种感觉。江涛在炕上和狼一样凶，简直不是在做爱，而是在吃她、在撕她，根本无视她的存在，好像野蛮地抢占了别人的一块土地一个山头一样。江涛的霸气完全征服了她，江涛似乎不把她当做一个女人看一个情人看，只当做一块乐土，用这块乐土来掩埋她，使她乐在其中。她在江涛的一次次撞击中失去了自己，从无比愉悦到十分麻木。周成和她上了炕不是这样的，壮得如同一头牛似的周成似乎生怕把她弄疼了，生怕给她带不来快乐，于是，就很小心，就有点胆怯，就没有大幅度的动作，不像江涛一样，只顾拼命地在她那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周成用礼节性的动作小心翼翼的动作表示对她的爱——包括疼爱。周成哪里知道，他的体贴入微，掩埋了她的本能的渴望。周成哪里知道，这不是她所渴望的所需要的。而江涛把云朵并不当做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粗野动作给云朵肉体上带来的受活，恰恰是云朵的需要。也可以说，周成从身体上把云朵失去了。女人比男

人贪欢，周成不知道，江涛知道。即使女人是波涛，要使它汹涌澎湃，没有江涛那样的男人不行。其实，云朵就不喜欢周成这样的好男人。农村人说，好男无好妻，这话不假。云朵喜欢的是江涛那样的男人，既能用甜言蜜语哄她，又能在炕上把她放翻。女人才不管男人品质如何，女人需要的是感觉。女人一生生活在感觉中。如果说，女人有理智，那她的理智只是利益的代名词，只要男人给女人钱，或者给了女人所要求的什么，女人同样可以给男人献身。江涛弄懂了女人。江涛明白，女人只能玩玩，玩一玩就撒手，方是上策。够了，就走人，才是高手，如果和女人扯进感情中去，受伤害的只能是男人。

到云朵出走的那一天，周成也没弄明白，云朵是他惯坏的、宠坏的。因为太爱，周成就惯她、宠她，对云朵百依百顺，百般伺候。天下那么大的雨，云朵叫周成去坡地里给她摘酸杏吃。周成二话不说，戴上一顶破草帽，提着竹笼走进了竹帘子似的大雨中。等他摘半笼子酸杏回来时，云朵已和江涛在他睡过的地方翻云覆雨了一回。冬天里，雍山里的风如同鞭子一样。三九天的冬夜，云朵突然喊叫肚子疼，她要叫周成给她去窑沟镇请医生。周成真的以为云朵病了，就踩着一层薄雪，顶着西北风去了窑沟镇。等他把医生请来，云朵和江涛已经在热炕上干了几个回合。云朵哄周成天衣无缝。就是这样，云朵还抱怨，周成不放心她，看守着她，动不动就找茬儿给周成发脾气。

周成从没有怀疑过云朵。他每时每刻都在为她操心。云朵一发烧，周成就头疼；云朵还没有发渴，周成就递上水杯。云朵要脚，周成不敢给手。云朵拉屎，叫周成擦屁股，周成都高高兴兴地去做。他太爱云朵了。也可以说，他用爱把云朵逼走了。云朵是承受不起爱的女人，是要提着鞭子和她打交道的女人。可是，周成至死也不会这么想的。

他以为，用他的爱可以换来她的爱。他就不明白，种蒺藜得刺，种瓜也有得豆的时候，他越爱她，她越不爱他。

云朵身子靠住墙，坐在床上睡着了。

荞花醒来一看手机，是凌晨两点二十分。她下了床，摸索着去拉门，门从外面反锁着。房间里黑得结结实实的，没有缝隙。荞花打开灯，她抬头一看，小小的窗户安装得很高，她站在床上也够不着。她再次下了床，试图把门拉开。她用了十八年的力气，也没有拉开门。荞花只好上了床。她最终是从窗户里出去的，一出窗户，荞花就飞起来了，她在院子里飞了一周，院子四周都是房屋，这些房屋不见一扇窗户，也没有出去的门，她怎么飞也飞不到屋顶上去。这些房屋仿佛齐天高。她像一只囚在笼子里的鸟儿，飞来飞去，只能在笼子里面飞。这院子里死沉沉的，不见灯光，不见人影，屋外比屋内更沉闷。无奈之中，荞花又飞回了房间。她焦灼不安，再也躺不住了。她坐在床上。她看见，一个男人打开门进来了，她闭上了眼睛，装作没有看见。一缕香气扑面而来，那香味发出了蚊子飞动的响声。荞花浑身燥热难耐，她趴在床上，在床上翻着滚着。她总想笑，硬是克制自己，不让她笑出声。那男人站在床跟前，看着她。她对那男人说，你真香，睡到我跟前，叫我再闻一闻，那男人没有面目，脑袋像一块砖头。那男人一声不吭，躺在了她的身旁。男人突然搂住了她，突然趴在了她的身上。荞花锐声呐喊：我要尿尿！我要尿尿！荞花把自己喊醒了。原来是一场梦。荞花再次下了床。她去拉门时，门并没有反锁。她上了一趟厕所。蹲在卫生间，她一滴也没尿出来，只是觉得小腹有点胀，下面有点湿。她回到了房间里，又睡下了。

云朵和荞花被莫名其妙地隔离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四点多，她们

又被莫名其妙地放出来了。没有人告诉她们，她们是不是“瘟疫”病人。云朵和莽花也不在乎是不是感染上了“瘟疫”。她们觉得，只要不隔离她们，只要她们自由了，就好。走出医院时，她们的嘴上捂着大口罩。

走到县城大十字。云朵一抬眼，看见她前面的那个男人似乎是大弯村的村支书金斗。她金斗金斗地叫了几声。那人头也没回，向南走了。云朵撵上去依旧金斗金斗地呐喊。那人不理他，只顾向前走。街道上，非但没有人注视，人们反而躲着她走。莽花说，妈，你不要喊了，你再这样喊，别人会把你当做病人的。云朵这才不喊了。



2

他的眼前头仿佛不是男人的阳具，而是一棵参天大树，一条黑乌梢的巨蛇，一根时刻准备打人的木棍。金斗说，我这才叫男人。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个雀雀都不如。

金斗刚刚走进石秋婵的房间里，手机响了。彩铃声仿佛春雨过后山坡里的青草在疯长、疯长、疯长。金斗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机，半眼也没看来电显示，断然合上了。他那潇洒的举动好像扼住了一个人的喉头，把没有吐出来的呼喊猛地掐死了。金斗已经有好多个日子没有到石秋婵的房间里来了——尽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石秋婵的房间里出出进进；尽管，他可以无视石秋婵的丈夫的存在，无视自己妻子的存在，无视大弯村每一个村民的存在。可是，他不能不正视自己——他必须有时间、有情绪、有精力。他毕竟五十多岁了，他毕竟是大弯村的村支部书记。他整天在忙碌之中。当生活的节奏变得很疾速的时候，他恨不能有三个他——一个他去应付县委、县政府、镇党委、镇政府的各种会议；一个他去和山里山外的各种人打交道；一个他和石秋婵在一起。他知道，像石秋婵这样年轻、健康、硕壮的女人，他要驾驭她，必须有力量。这力量，不能只是来自内心，不能只是熨帖的语言，不能只是生活上的关照。女人需要男人的抚慰。抚慰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床上的愉快是生活愉快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心里清楚，即使石秋婵的

家是两扇敞开的大门，大弯村的男人也是不敢轻易走进门来的。他自信，石秋婵是很爱他的。然而，石秋婵毕竟只有三十岁，她需要男人就像牛和羊需要青草一样——不是她的丈夫那样软弱的男人，而是他那样既粗犷又细腻，既强势又雄壮的男人。况且，大弯村的四面山坡就是冬天温热的土炕，蓝天白云就是柔软的被褥。一眨眼，男人和女人就可以在草坡里公开行事——当年，他就是把石秋婵压在草坡里的。他既不怀疑石秋婵对他的忠贞不二，又担心石秋婵会像脱缰的牛犊一样去草坡里撒欢。作为男人，不能无理地苛求女人对他专一，女人的专一是有条件的。他觉得，他有责任在肉体上安顿石秋婵，这样做，既是他对身体的需要，也是石秋婵所渴望的。爱女人，包括对女人的占有。没有强烈的占有欲不行，不想独占女人就等于不在乎女人。

金斗在没有进门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接受石秋婵的抱怨，石秋婵的怀疑，石秋婵的责备，石秋婵的愤懑——以及用拒绝表示对他的肉体的需要和渴望。从年龄上说，他和石秋婵是两代人，对于爱情，石秋婵有她自己的表达方式，不像他那样粗莽和直接。就是做爱，在行为上和他也有差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他刚一进房间，石秋婵什么也没说，眼睛一扑闪，泪水潸然而下了。他叫了一声秋婵。石秋婵扑过来抱住了他，只是说，你算一算，多少个日子了？他正准备宽衣解带，手机响了。

金斗紧紧地抱着石秋婵，他那黝黑的脸贴在了石秋婵白嫩的脸蛋上。房间里静悄悄的。大弯村静悄悄的。能听见，远处的山坡上传来的既清晰又微弱的声音，那是放牛的女人在呼喊撒野的牛犊子。女人的喊声如在风中摇摆的树枝，像是从大弯村流过去的河水，荡漾在春天的晌午。柔和的阳光从玻璃窗户中透进来。石秋婵的头颅抵在金斗

的胸脯上，她微微地娇喘着。石秋婵的娇喘抹上了阳光一般，明亮、甜蜜，难耐中透出不可理喻的一丝残忍来。太阳光在石秋婵的娇喘中发颤。山坡上不见一个人影。他们把太阳光压在身底下，太阳光像青草一样被金斗和石秋婵压碎了、压烂了。远处的山头上，犁地的小伙子吼秦腔的声音粗野而放肆，如同一团丢了魂的白云随意飘荡。金斗和石秋婵搂抱在一起在炕上滚动，他们旁若无人地叫喊、喘息……手机的彩铃又响了。石秋婵松开了手臂：我看看，是哪个骚女人给你打电话？金斗抽回去了手，他把手机递给了石秋婵：尽管去看。

石秋婵打开了手机的翻盖，一条一条地看手机短信。

金斗抬起头来时才发觉，石秋婵在看着他。当时，石秋婵已经结婚五年了。她是从甘肃的平凉嫁到陕西的林由县山区的。石秋婵所在的山村和金斗所在的陕西凤山县窑沟镇大弯村相毗邻。春天里，锄玉米的时节，金斗派人去给他请雇工，他请来的雇工大都是林由县的农民。林由县的农民一个人只有三五亩地，他们很快将庄稼做务完毕了，于是，就到凤山县这边来打工。石秋婵是金斗请来的雇工之一。

金斗一个人种了一百五十亩玉米。播种、锄地、收获全靠雇工。

金斗名下为什么有那么多土地？这是有原因的。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大弯村的农民由五千三百口减少到三千二百口。大弯村的土著农民不多，大弯村的农民是由九省三十三县的农民凑合起来的“联合国”。得知老家的日子好起来以后，迁徙大弯村的河南人、安徽人、甘肃人、四川人、山东人，撂下土地，携儿带女，回到老家和离别多年的亲属团聚去了。落叶终究要归根。早在民国时期，雍山就是盗贼、赌徒、土匪、游击队、被官府通缉捉拿的犯罪者、没有寸地片瓦的穷人的藏匿、生存之地。在1949年到1950年进行的农村土